

村侠与少女

村 侠 与 少 女

李恩光 著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5.375印张 329千字

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6500册

ISBN7-80053-200-3/I·075

定价：3.20元

村侠与少女

第一章 遇凶徒四妮感村侠 俊姑娘河边说卖花

很长时间了，他就认识了她。不，不能这样说，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，怎么能说认识？怎么说呢？时间确实不短了。具体地说，从他在这条小河边罾鱼的第二个月开始，二月二十下罾，到三月二十，再从三月二十到现在，就要踩六月的边儿了，两个多月，他每天都能看到她。算认识吗？反正离着老远——这样说吧，只要能看到影儿，他就能断定是不是她。可他既不知道她叫啥，也不知道她姓啥，这，这算认识还是不算认识呢？

其实他根本没想过这算不算认识，他从来没有过认识或接近她的企望。他很有自知之明，本庄上一个姑娘，眼角和下巴各有一块能放出光儿来的疤，有一个好心的老头儿想从中撮合他们成个家，听说竟把那位疤痢姑娘气得一天没吃饭。也许正因为这，他从来不愿在姑娘们面前哪怕站下停一会儿。当然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他的妹妹秀荣，他最疼爱妹妹，妹妹也最关心他。对这个每天十一点钟左右就坐在河对岸大柳树下

的姑娘，他从来没有意思去单为看她而看过她一眼。对她的认识，只不过是无意认识。她的束在脑后的黑得发亮的秀发，她的妩媚得象一朵鲜花儿一样的瓜子儿脸，她的把她苗条的身段装扮得更加丰满的衣服，以及那一双装在橘黄色凉鞋里的白白的胖胖的小脚丫儿，都只是在他无意中的一瞥之中发现的。每天都有这么几次无意中的一瞥，隔着相距只有二十米的水面，他慢慢的竟对它们那样熟悉了。妹妹秀荣是庄上有名儿的俊闺女，可她，比妹妹还俊。但他断定，她一定没有妹妹的心眼儿好，因为妹妹的心眼儿也许在世界上都是没有比的。

怎么也没想到，站在面前的竟是她，尽管天还是黑的，天上是满天的星星，她是确定无疑的了。

他每天都要到城里去卖鱼，启明星升起的时候出发。也许是太累了，今天晚起了十五分钟，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，听到了她的呼喊声，他来不及放好车子，就扑向两个截路人。凶徒们竟不怕他，一个抓住她并没放手，一个截住了他。他挥拳打倒拦他的凶徒，两个家伙才慌张地钻到玉米棵子里跑掉了。

“是你——”也很诧异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这种时候又是在这种地方遇见她。

“谢谢——”她还喘着粗气。听声音，她很有些局促不安。当然，她也已经知道站在对面的是他。

“到什么地方去，我去送你。”他想问她为什么在这里，但没有问。

“和你同路。”她的声音似乎是怯怯的，不象他想象中的姑娘们的声音。他认为姑娘们的声音都应该是高亢的，充溢着傲气，可她的声音里并没有。

更使他惊诧的是，她竟知道他上城里。

他突然感到脚面上有什么东西在碰，并且立即意识到，车子歪了，鱼从筐里蹦出来了。

“请等一会儿”，他说，“我装上鱼，就走。”

“耽误你了——”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浓浓的抱歉的意味，“我，我帮你——”她忙躬下腰。

“不，不，脏——”他有些慌了，忙说。

幸亏鱼筐上扎了一层塑料纸，他在地上的摸了几条，塞进鱼筐，便招呼她上路了。

一路上，他没再说话，她也没有说话。直到到了城里十字路口，她下了车，小声对他说：“我走这条路。”他也下了车，看了她一眼，他看到她的自行车后面挎着两只桶，里面是花儿，他又一次惊讶了。看着她，她有些羞涩地低下了头，他说出了一句事先并没想说的话：“以后，不要单身走夜路”，然后上了车，飞一样地去了。

十点多钟，他正起鱼的时候，她又出现了，不过没有坐在大柳树下的石头上，而是站在那里，婷婷玉立，望着他在操作。他第一次感到有点儿手脚失措，头上和身上竟在一瞬间里浸出一层汗珠来。

“喂——”

是她在喊。四周连人影也没有，当然是在叫他，他已把起出的鱼放在缸里了，转过脸，看着河对岸的她，没有应声，可他看着她的神态已告诉了她：有事吗？

“俺爹说，有点事儿求你帮忙，行吗？”她大声说。

“什么时候？就去吗？”他一点儿热烈的情绪也没有，不过，也没有平时的在姑娘们面前的吞吐，而是一种他并没感觉出

的自然中形成的自然的情态和味道。而这种味道又丝毫没有特殊的情味，完全是对待一个认识而又没有什么深交的人的情味。

“不，饭前，不耽误你回来吃饭的。”她大声说，“到时候我来叫你。”

没等他回答，她转身走了。

这是她第一次头午的十一点后不在对面的柳树下坐着看书。然而在他稍微一想之后，也就象早晨分手之后一样，把他和她之间发生的事儿忘掉了。他下好罾，想去睡一会儿，因为他的工作量大多是在晚上，晚上鱼最多，白天，它们不爱活动。

刚刚正午，她就来叫他了。

“把衣裳也拿过来——”她大声说。

他常下河打罾，每次都是穿着长裤头，光着脊背，尽管知道她在岸边坐着，但这是他的需要，他和她早都习以为常了。况且，农村人，不下河也都穿着裤头的。

他穿上衣裳，把腿脚卷到膝上，手里提着鞋，下了河。她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一手，一人多深的水，他竟象走在平地上，水只及到他的脚脖儿上。

“浪里白条！”她惊讶之后，笑了。这是他们认识以来，他见到她的第一次笑。

他知道她说的什么，因为他也是高中毕业，看过几遍《水浒》了。又加上他上身穿着白短褂，下身穿着的是一条浅灰色的的确凉裤，一身白呢！

“有什么活？”他问，声调平淡，神色也是平平淡淡。

“走到就知道了，俺爹会告诉你。”她一笑。

“走吧。”他说，看了她一眼，她的脸白嫩嫩的，两腿上有两

个浅浅的笑涡。他每天都要到城里一趟的，见到的姑娘可算不少，可并没有见到过这样俊的姑娘。他忙低下头，不敢再看她。她，却对他抿嘴儿一笑，那笑涡里立即溢出笑波儿来，说了句“走吧，”在头里走去了，并且不时地回头望他一眼，每一次他都看到那溢出的笑波儿。

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她和她爹请他做的活是把一桌子饭菜吃下去，老头子那样热情，硬要让他上首儿坐了。他可真有点儿不自在，浑身冒出汗来，她看着他一笑，又忙递过一把蒲扇来。

“四妮儿多亏了你——”老头子一脸的感激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
到现在，他才知道了她叫四妮。

“还没问同志你，叫——”老头子眼巴巴地看着他。

他向来没感到过什么局促，可现在，却很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四妮正端上一盘菜来，停下脚步，微笑着看着他，他知道，她是想听他说出名字呢。

“我姓李，叫村侠。”

听他说出名字，四妮才一笑，走了出去。

原来她象他一样，每天早晨都要进城的，两天过去了，每天村侠路过她庄子的村口，她都在路口等着他。她是个爱说爱笑活泼而又充满天真的姑娘。他当然还是老样子，他的话大多是用“嗯”这个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字来代替。

十点多钟，四妮又来到河边，今天看来不打算看书，因为她端着一盆衣裳。

“喂——！把衣裳送过来，我洗。”她朝村侠喊，扬着手里的花手绢，手绢儿飘扬着。

“不用，妹妹给我洗。”他看了她一眼，大声说，只顾忙他的了。

他听到她狠狠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起出一瞥，刚刚把臀放下，他便听到对面的惊叫声，忙抬起头。

“衣裳，衣裳——”四妮在惊叫。原来是衣裳叫水给冲走了。看着她焦急而就要跳到水里去的架式，他慌了，疾呼了一声：“别下，我去——！”一头钻入水中去了。

在飘浮着的衣裳前，他露出了头，伸手给抓住了。看看岸上，四妮已回到大柳树下洗衣石边去了。他踩着水，来到四妮前面的水面上。刚想把衣裳扔过去，四妮便叫起来：

“甬扔，溅我一身水！”

他只好走上岸，把衣裳放到她的身边。

“怎么连衣裳也看不着？可要小心了。”

“它偏要冲，我有什么办法。”她看了他一眼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

他一笑，似乎明白了她是故意让水给漂走的，没有出声，转身就要回去了。

“你去干什么？”她的大眼睛里含着怨气，明知故问。

“回去啊，鲇鱼。”

“不是刚刚放下臀吗？至少要二十分钟才起下臀呢。”

“还有事吗？”他望着她。

“当然有事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坐下再说。”

他坐了下来，看着她。正象她说的，起臀还有二十分钟时

间呢。可她并不说还有什么事，他终于耐不住，问道：

“什么事，说啊？”

她照样不出声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好象在她的身边并没有他的存在。洗她的衣裳。

“四妮，你——什么事？”

她到底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可随即又扳起俊秀的小脸儿，狠狠地看着他，说：“四妮，也是你叫的吗？那是我的小名儿，不会叫我的大号吗？”

他很有点儿无措手足了，红了脸，搓着手，看着她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我，我，我还不知道——”

她又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小脸儿象水边盛开的花儿，洁白中浸润着一层淡淡的红色：“想知道吗？”

他不好意思地看着她，说：“不叫喊四妮，只好知道了。”

她又笑了：“我叫玉——清——！”

“玉清——，哦，记下了，玉——清——”

看着他那发憨又老实的样子，她“咯咯咯”笑了，笑够了，才说：

“要是记不着，就喊四妮也行。”

“你不是不叫喊吗？”

“你可以例外。不过，除了爹，娘，姐姐来的时候，现在再加上你，别人是不许喊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是大人，不是孩子，大人了，乳名是随便喊的吗？”

他笑了。这是他在姑娘们面前第一次自由自在而又发白肺腑的笑。

“笑什么？”

他看着她，笑得更欢了。连她，也叫他给笑得“咯咯咯”地笑起来。

“不笑什么。”他说。其实他是在笑她那股认真劲儿，完完全全的孩子气，还不是孩子呢！不过，他突然觉得她很可爱，象一块透明的冰，那样纯洁。他发觉她不象别的姑娘，那样叫人望而生畏，象一叶带刺的仙人掌，雍容华贵，动不动地就扎人。她们和四妮比起来，那里能叫姑娘？简直应该说叫刺猬！而她，却不同，在她面前，用不着脸红，可以无拘无束。他觉得她很有些象妹妹秀荣，人好心也好。

“我啊，总以为你不会笑呢！”她又“咯咯咯”笑起来，笑得很开心。“哎，村侠——嗯，还用带上一个哥吗？”

“随便。”他笑道。

“你的小名叫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”她偏着头，看着他。

“当然能，叫玉光。”

“玉——光——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叫玉清，你叫玉光，我们还是兄妹呢！”她又高兴地笑了。

他也笑了。

她问：“你为什么也带个玉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笑着摇了摇头，反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也带个玉呢？”

她笑了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为什么叫村侠？”

“这是舅舅给起的名字。舅舅是县马戏团的武术教师，是盼着我继承他的事业呢。”

“那，你一定会武术！”

“会一点儿，可会不多。”

“我一看就知道。那天，你一伸胳膊就把那家伙打出了好几步远。”

他笑了。

“村侠，以后，教给我武术吧。”

“姑娘家，学那干什么？”

“防身啊，那天要不是你，不吃大亏了吗？”

“用不着学，我当你的保镖，不会吃亏。玉清，你为什么每天都上城里去？”

“这啊，保密。不过，可以给你说，可不许对别人说。”

“嗯。”他很有些好笑地看着她。

“去卖花儿。每天二十束，一天六块钱的收入。”

“什么花？”

“野花。咱这里离兰花湖近，每天晚上，我都到湖里去采。每天去卖，这你都知道了。县委大院的家属区，二十家，二十束，一天一送。”

“这可真是有利无本的副业！”他很为她高兴地说。

“对。谁也不知道。要是都知道了，我这副业就搞不成了。所以啊，不许给别人说。”

“为什么给我说呢？”

“你是个好人啊。”

他又笑了，她可真象个大孩子啊！不过又为她担心起来。

“从前遇到过象那天那样的事儿吗？”

“没有。你啊，是个笨蛋。我每天都跟着你的车子走呢，离你最多十步远。咯咯，可你从来没发现过。你说，你笨吗？”

“笨。那天，为什么跑到我前面去了呢？”

“我在树后等你，按平时的时间过了，我以为你不去了呢，谁知这么巧，就遇到了那两个家伙。”

“以后，用不着你等，定个时间，我到时候就到——”

“用不着。你每天出发的时候在这河边咋呼一声，当然不许叫我的名字。这样叫，噉——，我就起床。”

他笑着答应了。

“中起罾了，快去吧。起了罾，再到这儿来，听到了吗？”她仰着脸儿，望着他，象是恳求，又象似命令。

第二章 黑衣侠鱼市惩偷盗 中秋夜水边露锋芒

在村侠的生活里，增加了一个崭新的项目，这就是和四妮在一块儿。每天卖鱼出发前，他总是扯着嗓子“噉——”上两声，在四妮的村口，他一定会遇上她。白天四妮好象有说不完的话，路上再说。内容又这样丰富，耳闻的也好，目睹的也好，海阔天空。小河边上再没有了从前的沉默，常常飘荡着笑声了。

今天，四妮更是兴高采烈。刚走下大堤，还没到河边，便喊起来。

“起了罾快过来——！”

“就去——！”

村侠还没上岸，四妮就扑到他就要登岸的地方。

“伸过手来，我拉。还记得昨天给你说的那个打婆婆的媳妇吗？”没等他回答，她又高兴地说道，“今天早晨，亲自给婆婆赔礼去了，还买了肉，发誓孝顺一辈子呢！”

两个人在大柳树下坐了下来，四妮嘴里的话还涓涓地往外流淌着。

“人们都感到很奇怪，后来她的小儿子出来说，是一个穿黑衣裳的人，昨天晚上突然象从天上掉下来一样，站在她的床前，狠狠地教训了她。”

村侠高兴地笑了。

“你说，这是个什么人？”她睁着明丽的大眼睛，忽闪忽闪地看着村侠。

“是个——”

“一定是个好人！”没等村侠说出什么，她早把话抢了过去。

他笑了。

她认真说道：“俺家有个坏邻居，要是这个黑衣人也惩罚惩罚他就好了！”

“他做坏事？”村侠微笑着看着四妮的眼睛。

“他啊，最坏了！要是谁家的鸡跑到他家去，他非给抓住吃了不可。夜里，他也常出去到人家的鸡窝里抓鸡，又馋又懒。他还说，责任制这政策长不了，要是都有了钱，无产阶级不就没有了吗？社会主义不变色了吗？四人帮的一套不行，老邓的一套也不怎么样。你说，这家伙气人不气人！”

“哦，看来这家伙真坏呢。不光属黄鼠狼的，还攻击我们党的政策。有人见过他抓鸡吃吗？”

“俺家的鸡就叫他抓了三只。那一次，娘明明看到鸡跑到他家去了，就再也没出来。上他家去找，看到他家屋门口有掉的鸡毛，正是俺家的。”

看着她认真的样子，他笑了。

“他叫什么?”他问。

“吭吭,”她笑了,“是他的外号。他一说话,总是先吭吭。”

村侠也笑了,道:“在您家哪边住?”

“就在俺家对门。”

第二天早饭后,四妮象头天一样,高兴地飞下堤来,大声叫着村侠。

“又出了什么高兴的事了?”他眉毛一挑,高兴地笑了,大声问着,踩着水走了过来。

“村侠,王吭吭今天早晨上俺家去了,赔了三只鸡钱!”

“哦,这可真是件喜事。”村侠笑着。

“别人家的也都赔了。还说,以后再也不说国家政策的坏话了,以前说的,都算,都算——放屁。”她“咯咯咯”笑起来。

村侠也哈哈大笑起来,开心极了。

“村侠,一定又是那个黑衣人!他对俺庄上怎么这么熟?谁做了什么坏事他都知道。看来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呢!我从前总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侠客,电影上小说上只不过是些虚构,谁会那么有本事呢?想不到在我们生活里也出现了侠客,黑衣侠!真要能见见他就好了。”她的大眼睛看着村侠,饱含着一种向往和孩子般的天真。

村侠并不象她那样,看着她一笑,说:“也许他是个最普通的人,或者说连普通的人也不如,好比说连个媳妇也寻不上。”

“胡说,他一定不是普通人!说不定是个阅历很深很广的老头儿,媳妇当然也是老妈妈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

“我猜呗。”

他“哈哈”笑起来。

“笑什么？你啊，简直是个呆子，不会想。这叫联想，懂吗？”她看着他，“咯咯咯”地笑了。

“你比呆子还呆。为什么说是个老头儿，媳妇也是老妈妈了？他一定没媳妇，丈母娘还不知道在谁腿肚子里呢。”

她被他的话逗得笑了，说：“不给你争了。明天，我想买点东西，送了花我去找你，在城里吃点饭，陪我去买，行吗？”她看着他，忽闪着大眼等着他答应。

“我说过了，当你的保镖，能不行吗？”

她笑了，笑涡里又溢出笑波儿来。

又一个早晨来到了。

他刚卖了三份鱼，四妮就笑盈盈地推着车子来了，朝着他点头笑了笑，在鱼摊子后边插下了车子，站到他的身边。

“你去歇会，我来。”她说着，躬下腰，就要接替他。

“这不是你干的活，快上后边去，沾一身鱼腥气。”他说着，大声喊了声：“鱼贱买，四毛一斤——！”

四妮只好退到一边，在一旁笑眯眯地瞅着他。她觉得他憨里憨气很有股叫人喜欢的劲头儿，憨气中又透着一股萧洒的味儿。她想，这也许叫别具一格。这样想着，不仅“扑哧”一声，笑出声来。一个人称走了鱼，他又大声喊叫起来：“鲜鱼，不鲜不要钱，四毛一斤，贱卖！”因为有人刚买走了鱼，他的抓鱼的手沾着满手的鱼鳞，两只手握在一起起劲儿地搓着。她一笑，忙掏出手绢，戳了戳他的胳膊，示意叫他擦一擦。他看看那块飘散着香气的花手绢儿，摇了摇头，笑了，说：

“我这手，可没这么大福气，再好的东西，也会给弄得不象样子。”

“回去再洗嘛，快擦擦。”

他笑着，看了她一眼，撩起自己的衣襟，擦着手。

“不知道干净！”她生气地瞪了他一眼。

他一吐舌头，笑了。

这城里，天天早晨是集，而又天天人山人海，一张张的脸，表情也各不一样，到处都有论价还价的吵嚷，真热闹呢。

没事儿做的四妮，东张西望，欣赏着一个个人的或喜或怨或怒或乐的脸。她突然轻轻地惊叫了一声，正看到一个人的手伸进了另一个人的上衣兜，而那个被偷的人还大声地为几分钱争着，一点儿都没发觉。她的心一下提到了嗓眼，忙靠近村侠身边，一捣村侠的胳膊，惊慌地用眼睛指给了他。

他的眉毛倒竖起来，轻轻说了句“看着摊子”，已迈过了鱼摊。

掏包儿的已大事告成，悠闲地向这边走来。这是个打扮超时的青年，留着小胡子。村侠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
四妮的心提了上来，她听说过，这种人是惹不得的，当着人的面儿就敢动刀子。这样想着，汗珠已从头上从身上浸了出来，两只秀丽的眼睛也张得更大了。她还没来得及后悔不该告诉他，就听到村侠低低地喝了声：“把掏的钱拿出来，还给人家！”声音这样威严。

掏包儿的不屑一顾地看了村侠一眼，照样走他的路，嘴里还吹起了口哨。

村侠提高了声音，一字一顿：“把掏的钱还给人家！”

小胡子火了，狠狠地盯着村侠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掏了钱？”已拉开了打架的架式。

还没容得四妮看清楚，只见村侠朝小胡子胸前一伸手，手里已举起一个钱包来，大声喊了声：“这是谁的钱包？”

小胡子的脸恼怒得变了形，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，变戏法儿一样的掏出一把刀子来，闪着光。四妮怕极了，顾不得许多，喊了一声“抓小偷！”一步跨过摊子。她要靠近村侠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。可那些赶集的人们见小胡子拿出刀子，连推带拥地向四外躲着，四妮又被挤了回来。刚站定，就见小胡子挥刀子朝村侠的胸前刺去，四妮吓得惊叫起来。她往前挤，她要去帮他，要不，他会死的。可她用尽力气，也不能向前一步。她的眼一直没离开村侠，就在小胡子的刀子就要刺中村侠的一转眼间，她惊呆了，只见村侠迎着刀子一扬胳膊，小胡子的两只胳膊顿时耷拉下来，刀子落在地上，嘴里痛苦地嚎叫着。围观的人们欢叫起来，忘了赶集，忘了买卖，有人大声喊着：“胳膊给卸下来了！”“啊，这叫点穴！”四妮张着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当她回过味儿来的时候，村侠已来到她的身边。

“走，不卖了。”他说，开始收拾摊子。

“鱼呢？”她惊喜地看着他。

“带回去，你一半，我一半，上午两家都炖鱼。”

当他们推起车子的时候，小偷耷拉着胳膊走过来，朝着村侠双腿一曲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嘴里叫着“饶我这一次吧。”村侠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一手扶着车把，一手在小胡子两肩上一拍，朝四妮使了个眼色，挤出人群，上了车子，向回家的路飞去了。

“你想把我累死吗？！”四妮在后面叫着。

他慢了下来，回头一看，她的洁白的俊脸上已浸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，一绺儿黑发贴在眼眉上，两腮绯红，气喘吁吁。